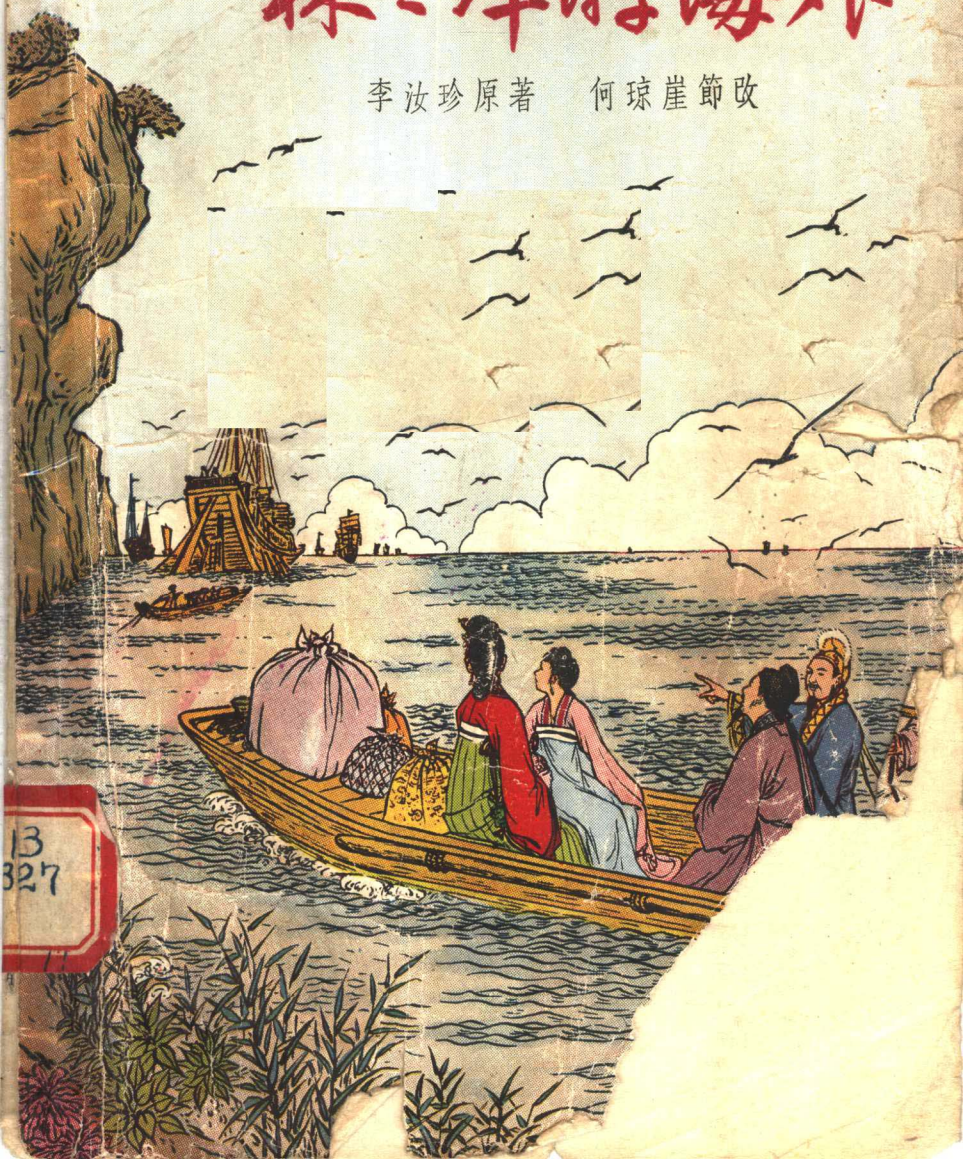


林之洋游海外

李汝珍原著 何琼崖節改



13
327

林之洋游海外

李汝珍原著

何瑛崖節改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根據李汝珍著“鏡花緣”前四十回節改而成。書里寫林之洋、唐敖、多九公三人，到海外經商，遊歷了許多國家，見到了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例如“君子國”里商人要顧客少付貨價；“兩面國”里人人都是前面一張笑臉，腦後却蓋着一張鼠眼鷹鼻的惡臉。……書中這些故事，並非真有其事，是作者不滿意當時社會，故意編出來諷刺的，有一定的意義。

林 之 洋 游 海 外

李 汝 珍 著
何 璇 堪 節 改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號

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

*

開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：27/16 字數：41,006

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6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450

定價(5)0.20元

目 次

一	东口山	1
二	君子國	9
三	大人國、无腸國、犬封國、勞民國、毛民國	15
四	黑齒國	21
五	小人國、跂踵國、長人國	25
六	麟鳳山	29
七	白民國	40
八	淑士國	48
九	兩面國、穿胸國、結胸國	53
一〇	翼民國、豕喙國、伯慮國、巫咸國	57
一一	歧舌國、智佳國	62
一二	女兒國	67
一三	蓬萊島	73

一 东口山

在一千二百多年前，当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，有一个秀才姓唐名敖，到京里去考试，考中了探花。谁知有人上了一本，说他在唐高宗弘道年间，曾与起兵反对武后做皇帝的徐敬业、骆宾王、魏思温、薛他璋等结拜过异姓弟兄。徐、骆等人起兵时唐敖虽不在内，但过去既曾结为盟友，究竟不是安分守己的人。现在名上黄榜，将来出去做官，恐不免结党营私，请把他降做一般平民。本章上去后，武则天经过密查，知道唐敖并无什么劣迹，因此仍把他降做秀才。唐敖受了这个意外打击，觉得十分气恼，终日思思想想，便决意棄絕功名。

他在弟弟唐敏那里得了一笔銀兩后，便帶着行李，到各处游玩，暂时解解愁悶。一路上逢山走路，遇水乘船，游來游去，不觉半年，轉眼冬尽春來。这日，不知不觉到了嶺南，前面已是妻舅林之洋家門口，与自己家里相隔不过二三十里。他想起妻舅林之洋常出外飄洋作生意，倘能結伴同行，那更好了。于是把船搖到林之洋家門口。只見里面挑發貨物，匆匆忙忙，倒像远出样子。唐敖進去見過林之洋，彼此道了久違，便問道：“看府上如此匆忙，莫非舅兄就要远出么？”林之洋道：“我因連年

多病，不曾出門。近來喜得身子強壯，販些零星貨物到外洋碰碰財運，強如在家坐吃山空。”唐敖趁勢道：“小弟正想到大洋看看海島山水，解解愁悶，舅兄恰有此行，真是天緣湊巧。萬望攜帶攜帶！小弟帶有路費數百金，沿途飯食船錢，照數付給，決不勞你破費。”林之洋道：“妹夫同俺骨肉至親，怎說船錢飯食來了！”但唐敖仍取了一封銀子要給林之洋做飯船錢；林之洋執意不收，只好給了林之洋的女兒婉如買紙筆用。

不多時，林之洋收拾完畢，便同唐敖及妻子呂氏、女兒婉如一齊坐上小船，到了海口。眾水手把貨發完，都上三板渡上海船，趁着順風，揚帆而去。

此時正是正月中旬，天氣甚好，行了幾日，到了大洋。唐敖四面眺望，眼界一寬，心中甚喜。走了多日，繞出門戶山，不知不覺順風飄來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。每逢崇山峻嶺，唐敖一定要泊船，上去望望。游玩之暇，便教婉如念念詩賦，倒也解了許多煩悶。

這天船正在航行時，迎面有一座大嶺。唐敖道：“請教舅兄，這座山比別處雄壯，不知叫什麼名字？”林之洋道：“這嶺名叫東口山，東連君子國，北連大人國。這兩國過去，就是黑齒國。其餘無腸、犬封、毛民、深目、小人、歧踵、長人、白民等許許多多國家，都在前面。將來船到那些國家，妹夫去看看就曉得了。”

說話間，船已泊在山腳下，郎舅兩個下船上了山坡。林之洋提着鳥槍火繩，唐敖身佩寶劍，曲曲彎彎，越過前面山頭，只見遠遠山峯上走出一個怪獸，形狀像豬，身長六尺，高四尺，



渾身青色，兩只大耳朵，口中伸出四個長牙，像象牙一般，拖在外面。唐敖道：“舅兄可知道它的名字？”林之洋道：“這個我不知道。我們船上有個船工，他久在海外飄游，海外的異草奇花，野鳥怪獸，沒有不知道的，可惜剛才沒邀他同來。”唐敖道：“這人姓什麼？也還識字麼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他姓多，排行第九，因他年老，我們都稱他做多九公。他幼年也曾中過秀才，但沒有考取進士，便丟了書本，做些海船生意。後來本錢蝕光了，就替人管船拿舵為生。今已八十多歲，精神最好，走路如飛，平常與我性情相投，特地請來相幫照應。”恰好多九公從山下走來。林之洋連忙舉手把他招來，對他說道：“九公想因船上拘束，也來舒暢舒暢麼？我們正在盼你，來的正好。”就指着那獸問道：“九公，那怪獸叫甚名字？”多九公道：“它叫‘當康’，它這名字是從它的叫聲而來。”話沒說完，那獸果然“當康當康”的叫了幾聲，跳跳蹦蹦跑了。

唐敖正在眺望，忽然從半空中落下一塊小石，把頭打了一下，他吃驚地問道：“這塊石頭從哪里來的？”林之洋道：“妹夫，你看那邊一群黑鳥，都在山坡上啄取石塊，剛才拿石頭打你的就是這鳥。”唐敖到前面去細細一看，只見那鳥樣子像烏鴉，身子墨一樣黑，嘴像玉一樣白，長着兩只紅腳，頭上有很多花紋，斑斑點點的，正在那里啄着石塊，來來去去的飛着。林之洋問多九公道：“九公，你知道這鳥啄了石塊有什麼用處？”多九公道：“從前有個皇帝叫炎帝，他有个年輕的女兒，一次去游東海，失足落水死了，變成這鳥。因恨東海無情，把她害死，她便每天銜了石塊丟入海中，想把海填平。哪里知道這鳥後來竟有

丈夫，还生了小鳥，到現在就成为鳥类的一种了。”唐敖听多九公这么說，不觉嘆口气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：这鳥虽有点痴，但对这样困难的事，竟毫不畏懼，它那剛毅的意志真值得敬佩。我們常見有些人明明对着容易的事，却还畏縮不前，苟且偷安；等到年紀大了，一无所成，后悔也來不及了。如果大家都像‘精衛’鳥这样坚毅，还怕什么事做不成功！”

林之洋看見前面有些大樹，問多九公道：“九公，你看前面一帶樹林，那些樹木又高又大，不知是什么樹？我們去看看，如有鮮果，摘它几个尝尝。”三人都到大樹林边去。迎面有株大樹，長有五丈，大有五圍，上面沒有枝杈，只有无数的稻須，如禾穗一般，每穗一个，約一丈多長。唐敖道：“看这樹模様，莫不是木禾嗎？”多九公点头道：“可惜这时節稻还未成熟，若能帶几粒大米回去，倒是很少見的东西。”說了，三人就在樹下草內尋找去年成熟了掉下的大米粒。

沒有多久，林之洋已找到一顆大米，唐敖和多九公跑去觀看，那米有三寸寬，五寸長。唐敖道：“这米如煮成飯，不是有一尺長嗎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这米有什么奇怪！老夫过去在海外，曾吃一顆大米，足足飽了一年呢。”林之洋道：“照你說，那顆米一定有兩丈長了？你那时怎样煮法？这話我不相信。”多九公道：“那顆米寬五寸，長一尺，名叫‘清腸稻’，煮成飯虽沒兩丈長，但吃過以后，滿口都是清香，精神突然振奮，一年里总不想吃东西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怪不得現在人射箭，每每射出的箭离箭靶还有一二尺远，他却大为可惜，說：‘只差一米！’我听了着实疑惑，以为世上哪有那样大的米。今听九公这話，才知道他

說的‘只差一米’，就是指這煮熟的清腸稻！”唐敖笑道：“‘煮熟’二字，未免尖刻。舅兄這些話假如被歡喜射歪箭的人聽見，只怕把你的嘴都要打歪呢！”

這時唐敖忽彎下身去，在路旁折了一枝青草，草的叶子像松針，異常青翠。叶上生着一顆子，像芥子那麼大，唐敖把子摘下，就把青草吃到肚中去了。又把那個芥子放在手掌中，吹一口氣，頃刻間從那芥子中生出一枝青草，也像松樹叶，約有一尺長；再吹一口氣，叶子又長了一尺；一連吹氣三口，共有三尺長。又放到嘴里吃了。

林之洋笑着道：“妹夫要這樣狠狠地咬，只怕這裡青草都被你吃光哩。這芥子忽變青草，是什麼緣故？”多九公道：“這是‘騰空草’，又叫‘掌中芥’。取它的子放在手掌中，一吹長一尺，再吹又長一尺，到三尺就不再長了。人若吃了，能立在空中，所以叫‘騰空草’。”林之洋道：“有這樣好處，我也吃它几枝，將來回家，倘房上有賊，我就騰空捉他，豈不省事？”

於是各處尋了許久，一點兒影子也沒有。他向唐敖道：“吃了這草，就能站在空中，我想這話到底奇怪。要求妹夫試給我看看，果然能平空站住，我才信哩。”唐敖道：“也好，小弟且來試試。”隨即將身一跳，就像飛舞起來一樣，騰空而起，離地約有五六丈。果然兩腳臨空，好像腳踏實地，將身立住，動也不動。林之洋看得有趣，拍手笑道：“妹夫如今竟是‘平步青雲’了。果真吃了這草就能騰空，倒也好玩！妹夫為什麼不再走几步？假使走的靈便，將來走路，你就在空中行走，兩腳並不沾土，豈不是省些鞋襪？”唐敖听了，果然就要在空中行走，誰知

方才举足，只覺身子飄飄蕩蕩的，像斷了綫的風箏一般，落了下來。

唐敖這時忽然聞到近旁有股香味，三人就分路去找尋。唐敖穿過樹林，走過峭壁，各處張望，見路旁石縫中生出一枝紅草，約二尺長，紅艷艷的，十分可愛。仔細看了很久，忽然想起有本書上曾經記載：“朱草”的形狀像小桑葉，草莖像珊瑚，它的汁流出來像血一樣紅，用金器或玉器碰它，立刻變成泥土。人如吃了，可以成仙。只可惜身邊並無金器，這怎么好呢？……再想一想：頭巾上有个小小玉牌，为什么不拿下試試呢？想罷，取下玉牌，把朱草從根折斷，一起放在掌中，連揉帶搓，果然玉牌已變成泥，顏色很紅。隨即放到口中，只覺芳香透腦。剛吃完，精神百倍。不覺心中歡喜道：“今日吃了許多仙品，不知膂力有沒有增加？”想試它一試。見路旁有一塊斷碑，約有六七百斤重。隨即走近，彎下腰去，毫不費力，輕輕用手捧起，靠吃了蹻空草的本領，趁勢把身子往上一跳，跳到空中，停了一下，才慢慢的落下。

走了兩步，將碑放下道：“這時吃了朱草，只覺耳聰目明；誰知回憶起幼年所讀經書，不但絲毫不忘，就是平時所做的詩文，也都仿佛就在眼前。想不到朱草有這樣好處！”只見多九公帶着林之洋走來，問道：“唐兄为什么滿口通紅？”唐敖道：“小弟剛才吃了一枝朱草。”多九公道：“這是仙草，人吃了可以成仙。”林之洋見唐敖愁眉蹙額起來，忙道：“妹夫不久可以成仙，为什么忽然苦惱起來？”唐敖道：“這時只覺肚痛，不知什么緣故？”話沒說了，只听肚中响了一陣，立刻有股濁氣下降，微微

有声。林之洋用手掩鼻道：“好了！这草把妹夫濁气赶出，身上想必暢快？不知你肚中觉不觉得空虚？过去做的詩文还在肚中嗎？”唐敖低头想了一想，只說“奇怪奇怪”，面向多九公道：“小弟起初吃了朱草，幼年做的詩文明明全部記得。不料剛才肚痛以后，再想过去的作品，十分中不过只記得一分，其余九分再也想不出來，不知这是什么緣故？”多九公道：“这确奇怪。”林之洋却道：“这事有甚奇怪！据我看來，妹夫想不出的那九分，就是剛才那股濁气；朱草嫌它有些气味，把它赶出；它已露出本相，鑽入我的鼻內，你却哪里尋它？其余一分，沒有气味，朱草容它在內，如今好好的在你肚中，你自然一想就想起了。妹夫平日所做的詩文稿子，將來如要刻書，据我看來：不必托人去逸，就把今天想不出的那九分詩文全都刪去，只刻印那想得出一分，包你是好的。若不分好歹，都拿去刻印，在你自己以为刻的都是好詩，哪知朱草却大不以为然呢。只可惜这草太少，否則帶些回去給人吃了，豈不節省些刻工和紙張嗎？朱草有这样好处，九公，你为什么不吃它兩枝？难道你就沒稿子要拿出去刻印嗎？”多九公笑道：“老夫虽有稿子，但恐被赶出濁气后，怕連一分旧詩文还想不出哩。林兄为什么不吃兩枝，赶赶濁气？”林之洋道：“我又不刻‘酒經’，又不刻‘食譜’，吃它作甚？”唐敖道：“这话怎講？”林之洋道：“我这肚子不过是酒囊飯袋，假如要刻書，无非酒經食譜，哪里比得你兩位。”說罢，一齐大笑回船。

登时揚帆，繼續航行。

二 君子國

不多几日，到了君子國，將船泊岸。林之洋上去賣貨。唐敖因聽說君子國的人好讓不爭，想必是个好地方，所以也約了多九公上岸，要去看个究竟。

二人上了岸，走了几里，离城不远，只見城門上寫着“惟善为宝”四个大字。唐多二人把匾看了，隨即進城。只見城中人烟稠密，買賣東西的人接連不斷。

來到鬧市，只見一个差役在那里買東西，手中拿着貨物道：“老兄的貨这样好，却只討这样低的价，叫小弟買去，心中怎安呢？我求你無論如何把价錢加一点，我才好向你買。假使你再过分客气，那是有意不肯跟我做買賣了。”唐敖听了，暗暗地对多九公道：“九公，買東西，只有賣的人討价，買的人还价。今天賣的人虽討了价，買的人并沒还价，却要加价，这样的事，倒是难得听到的。这里的人你推我讓，真不愧为君子國的人。”話剛說了，只听那賣貨的回答道：“既然蒙你來買，哪有不跟你做生意的道理！但剛才我討了大价，已觉得很难为情，不料老兄反說貨好价賤，豈不更叫小弟慚愧？况且我的貨物又不是什么不二价，价錢里还有虛头。俗語道：‘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錢。’現在老兄不但不減我的价，反要加价，小弟实在难以遵命，只好請你到別家去買了。”唐敖心中想道：“本來‘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錢’原是買東西人說的一句口頭語，想不到現在倒出自賣東西人的口里，倒也有趣。”又听那差役道：“做什么事总要双方

都不吃虧，才算公平合理。哪个人心中沒有算盤，小弟又怎能憑空受人家欺騙哩。”兩人你一言我一語談了許久，賣貨的人一定不肯加價。差役賭氣，照價把錢付了，却只拿了一半貨物。剛要走開，賣貨的人哪里肯依，伸手攔住不放，口中只說：“付的錢太多了，拿的東西太少了！”路旁走過兩個老人，作好作歹，給他們調解，叫差役拿了八折貨物，這才把買賣做成。唐敖和多九公二人不覺暗暗點頭。

二人未走几步，又見有个小兵在那里买东西。小兵道：“剛才問你多少錢，你不肯說，叫我自己酌量付給。等到我付了錢，你又怪我付的太多。其實我還的已太少，你却故意說太多。”賣貨的人道：“我不敢說出價錢，是因為我的貨又不新鮮，又平常，不如別人家的好。假使講價錢，只照你付的價錢減半，已是太多了，我怎敢收你這樣大的價錢。”唐敖在一旁想：“‘貨色平常’，原是買東西的人的話；‘還的錢太少’，原是賣的人的話，誰曉得這裡人說話句句相反，真的另有一種風氣。”這時又听那小兵道：“你說哪里話來！我對買賣雖外行，但貨色好丑，我是知道的。也決不會笨到把丑貨当好貨的。你賣好貨只取一半價錢，不但太欺侮人，而且破壞了買賣公平的規矩。”賣貨的人道：“你如真心想買，照前價減半，最為公平。假如說價錢太少，我也不同你辯，只有請你到別處再把價錢談談，才曉得我家不是騙人哩。”小兵說了又說，見賣貨的人堅決不賣，只得照前價減半付給，把貨物略略選一選，拿了就走。賣貨的人忙攔住他道：“你為什麼只將下等貨物選去？難道留下好的給我自己用么？我看你這樣討巧，就是走遍天下，也做不成一樁買賣的。”



時主武備个一，衣革部部其不，現合門，湖州。次大要公，風
師時，就來傳風八長為其，通惠便開爾東。雜文要个一

小兵發急道：“我因你定要減價，只好委曲听从你的命令；略將次貨拿去，心中才稍安些；想不到你又責備我。并且我買的東西，次貨才合用；上等貨倒不適用了。”賣貨的人道：“低貨自有低價，你怎能付了大價錢而買丑貨呢？”小兵听了，也不回答，拿了貨物只管要走。過路人看見了，都說小兵欺侮人，不公平。小兵說不過大家，只好把上等貨物、下等貨物，各拿一半而去。

唐、多兩人看了，又朝前走，只見一個農民在那里買東西。原來東西已買好了，付過銀子，拿了貨物要走。那賣東西的把銀子一看，拿秤一秤，就不讓那農民走了；說農民給的銀色太好，應將成色扣去；不然受了不安，要農民拿點回去。農民道：“何必斤斤計較，小弟另日來買東西時，再算也是一樣。”賣的人道：“這怎麼可以！去年有位老兄來買東西，也將多余銀子存在我這裡，說下次來買貨時再算。誰知道他至今不來，各處尋他，也尋不到，無法歸還。現在你老兄又要這樣，你如一去不回，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找你？依我意見，與其以後買東西再算，何不就在今天算算清楚？況且多了多少，日子一久，恐怕忘記。”兩個人推來推去，讓了許久，農民沒法，只好將貨物拿了兩樣走了。賣貨的人還口口聲聲道：“銀多貨少，你真存心叫我討你便宜！”無奈那農民已經去遠，他也只好罷了。

唐敖道：“從這幾個買賣的光景看來，都好讓不爭，真是君子國的風度。”

唐敖說罷，見路旁走過兩個老人，都是鶴髮童顏，滿面春風，態度大方。問他們名姓，原來是同胞弟兄，一個叫吳之和，一個叫吳之祥。兄弟倆問明唐敖、多九公是從唐朝來的，便約

他們到家中去玩，唐、多兩人就跟他們去了。不多久，到了門前，只見兩扇柴門，周圍是籬笆牆，牆上盤着許多青藤，門前有個池塘，塘內都是菱葉荷葉。進了門，到了一個廳里，唐敖見廳中懸着國王送的小匾，寫着“渭川別墅”四個字。再向廳外一看，四面都是翠竹，把這個廳團團圍住。

小童獻過茶，吳之和道：“我一直聽說你們唐朝有一種習慣，凡人埋葬父母，一定要選個風水好的地方，相信那些看風水的人的話；却不想想：看風水的人難道沒有父母？倘真有風水，他們為什麼不給自己選個好地方？假如坟墓葬在有風水的地方，兒孫就此發達，那會看風水的人不是個個兒孫都發達了嗎？而今世上看風水的人有幾個是家道昌隆的？依我看，‘死者以入土為安’；只要地勢高，不會遭到水災，就是好地方。何必選擇什麼風水，白白浪費金錢？不知可合尊意？”

唐、多兩人正要回答，只听吳之祥接口道：“小弟聽說貴處習慣，生了孩子，在三朝、滿月、百日、周歲時，就要請賓客吃酒席，演戲，花費許多錢財。假如把這些錢周濟貧苦的人，不是比白白浪費好得多嗎？我的意見對不對，請兩位指教？”

吳之和接口道：“我還聽說貴處主人請客，往往山珍海味，異常奢華：冷菜就有十多樣，熱菜多至二十多樣。其實客人哪里吃得這許多，吃了冷菜早已飽了，以後的熱菜等于做做樣子，好像供菩薩一樣。這又何必呢？更奇怪的是聽說你們那里不問菜味好丑，只問菜價高低，高價的就是名貴的菜。因燕窩價貴，宴會時必有這個菜。既不討厭它的形狀，也不計較它的滋味。等大家吃了，只像吃了一碗粉條子一樣，豈不可笑？我們